

仇池先生談記
漁樵閒話
濟南先生師友談記



漁
樵
閒
話
錄

蘇
軾
撰

中
華
書
局

漁樵閒話錄

上篇

宋 東坡蘇 軾撰

有客謂漁樵曰。二老之談。於治世之鄙事。民間之俗務。可也。不然。則議論几席之間。有清風明月。可以嘯咏。有素琴尊酒。可以娛樂。高談而遺累忘懷。陶然以適物外之情。可也。奈何其間往往輒語及朝政故事。非所謂漁樵之閒話者。吾所以不取焉。獨不聞莊叟曰。庖人雖不治庖。尸祝不越尊俎之間。而代之。所以各存其分也。子得無失其分者乎。二老相顧而笑曰。是客也。烏知吾閒話之端哉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。呂望釣於渭水之濱。世俗徒見其迹於耕釣之間。而不知之人也。心存乎先王之道。大率古者有道之士。雖不見用於時。而退處深山窮谷。亦未嘗暫忘聖人之道。今之所談。果有毫銖可補於見聞。亦足以發也。又且何間於野人之論哉。客深然之而退。漁曰。人之有禍福成敗。盛衰得失。窮達榮辱。興亡治亂。莫非命也。知之由命。則事雖毫銖之微。皆素定也。一遇之而理不可以苟免。勢不可以力回。豈非命歟。豈非素定歟。景雲初。有僧萬回者。善言人吉凶禍福。寓跡塵間。而出處言語不循常而特異於人。自恐因此見疑於時。或佯狂以自晦也。然而人見之。莫非恭敬。亦不敢以狂而見忽。是時明皇爲臨淄郡王。因卻左右而見之。萬回輒拊其背曰。五十年太平天子。已後不可知之。願自重。言訖佯狂而去。及明皇卽位。開元天寶中。可謂太平矣。至祿山之亂。果五十年也。萬回之言。驗如符契。然至於翠華西幸。蒙塵萬里。登橋望遠。納納充

飢而困亦甚矣。揮涕馬嵬。馳雨棧道。貽羞宗社。受恥宮闈。辱亦至矣。華清蕭索。南內荒涼。節物可悲。嬪姬零落。氣亦慙矣。此皆人生至困至苦。至危至厄之事也。何爲萬回無一言以及之。抑知之而不言耶。如何樵曰。非萬回之不知也。命之所有。分之所定。不可逃也。使當時言之。亦不足爲戒也。雖誠亦不能免也。天命之出。其可易乎。嗚呼。望天下之權。擁天下之勢。賞罰號令。速於雷霆。一喜則軒冕塞路。一怒則伏尸千里。天下豈有貴勢之可敵哉。不幸一旦時違事變。艱感萬端。大都興廢成敗。雖出乎天。係乎命。然亦必先有其兆以成其事也。開元中。用姚元崇宋璟。則天下四方熙熙然豐富娛樂。無羨於華胥。天寶末。委國政於李林甫。此其所以召亂也。歸事權於楊國忠。此其所以召禍也。盛衰得失。豈不有由而然也。漁曰。天寶末。明皇倦於萬機。思欲以天下之務決於大臣。而且將優游於宮掖之間。以自適也。無何得李林甫。一以國政委之。自此姦謀詭論。交結以熾。而忠言讜議。不復進矣。日以放恣行樂爲事。一夕因乘月登勤政樓。命梨園弟子進水調歌。其間偶有歌曰。富貴榮華能幾時。山川滿目淚沾衣。不見只今汾水上。惟有年年秋雁飛。是時明皇春秋已高。遇事多感。聞此歌。悽然出涕。不終曲而起。因問誰人作此歌。對曰。李嶠詩。明皇歎曰。李嶠真才子也。及范陽兵起。鑾輿幸蜀。過劍門關。登白衛嶺。周覽山川之勝。遲久而不憚。乃思水調所歌之詞。而再舉之。又歎曰。李嶠真才子也。感慨不已。扶高力士而下。不勝嗚咽。樵曰。天下之物。不能感人之心。而人心自感於物也。天下之事。不能移人之情。而人情自移於事也。李嶠之詩。本不爲明皇而作也。亦不知其詩他日可以感人之情如此也。蓋明皇爲情所溺。而自感於詩也。莊叟所謂山林歟。阜壤

歟。使我忻然而樂歟。夫山林之茂。阜壤之盛。彼自茂盛爾。又何嘗自知其茂盛而能邀人之樂乎。蓋人感於情。見其茂盛而樂之也。此謂之無故之樂也。有無故之樂。必有無故之憂。故曰樂未畢也。而哀又繼之。信哉是言也。漁曰。舊事有傳之於世。而人或喜得之。可以爲談笑之資者。時多尙之以助燕閒之樂。然而歲月浸遠。語及同異。有若明皇嘗燕諸王於木蘭殿。貴妃醉起舞霓裳羽衣曲。明皇大悅。霓裳羽衣曲說者數端。逸史云。羅公遠引明皇遊月宮。擲一竹枝於空中。爲大橋。色如金。行十數里。至一大城闕。羅曰。此乃月宮也。仙女數百。素衣飄然。舞於廣庭中。明皇問此何曲。曰霓裳羽衣曲也。明皇素曉音律。乃密記其聲。及歸。使伶人繼其聲作霓裳羽衣曲。及鄭愚作津陽門詩云。蓬萊池上望秋月。萬里無雲懸清輝。上皇半夜月中去。三十六宮愁不歸。月中祕樂。天半聞。玎璫玉石和瑱簾。宸聰聽覽未終曲。卻到人間迷是非。釋云。葉靜能嘗引上入月宮。時秋已深。上苦悽寒不堪久。回至半天。尙聞天樂。及歸。但記其半。遂於笛中寫之。西涼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。與其音相符。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。用敬述所進作腔名霓裳羽衣曲。又劉禹錫詩云。開元天子萬事足。惟惜當時光景促。三鄉陌上望仙山。歸作霓裳羽衣曲。仙心從此在瑤池。三清八景相追隨。天上忽乘白雲去。世間空有秋雁辭。此下當有脫誤樵曰。不然。非欲天下之人皆愚也。當戰國之時。諸子紛然。各持詭異之說。惑於當世。且欲游閒於諸侯。以張虛名而求其用矣。故誕妄邪怪之說。充塞於道路。天下之人不識其是非可否。於是各安於習尙。以爲耳目之新。既非聖人道德之言。又非先王仁義之術。宜乎焚之。又恐其徒呼噪不已。以亂天下。於是玩之。

有何不可。

下篇

漁曰。世常傳云。欲人不知。莫若不爲。以謂既爲之也。安得人之不知。夫至隱而密者。莫若中冓之事。豈欲人之知耶。然而不能使人不知。以此知凡事而不循理者。雖毛髮之細不可爲也。明皇舊置五王帳。長枕大被。與兄弟同處於其間。無何。妃子輒竊寧王玉笛吹之。始亦不彰。因張祜詩云。梨花靜院無人處。閒把寧王玉笛吹。妃因此忤明皇。不憚。乃遣中使張韜光送歸楊銍宅。妃子涕泣謂韜光曰。託以下情。敷奏。妾罪固當萬死。衣服之外。皆聖恩所賜。惟髮與膚生從父母耳。今當卽死。無以謝上。乃引刀剪髮一結。付韜光以獻。自妃之一逐。皇情憮然。至是韜光取髮搭之肩。上以奏。明皇見之大驚。惋。遽令高力士就召以歸。嗟乎。道路之言。亦可畏也。使張祜不爲此詩。事亦何由彰顯之如此。然張亦何從得此爲之說。以此可驗其欲人不知。莫若不爲。亦名言也。樵曰。床簀之事。至隱密也。尙且暴揚於外。而況明目張口。公然爲不道之事。宜何如哉。隱衷潛慮。傾人害物。而謂人不知。誠自欺也。人其可欺乎。世有爲是者。不可不戒。漁曰。明皇以八月誕降。酺會於勤政樓下。命之曰千秋節。大合樂。設連榻。使馬舞於其上。馬皆衣紈綺。被鈴鐺。驢首奮鬣。舉趾翹尾。變態動容。皆中節奏。故養之頗甚優厚。末年。祿山寵數優異。遂將數匹以歸而習之。後爲田承嗣所得。而承嗣殊不知其馬舞也。一日。大享士伍作樂。其馬於櫪上。輒奮首舉足以舞。圍人惡之。舉足以擊。其馬尙謂不盡技之妙。愈更周旋宛轉。以極其態度。廝役以狀告承嗣。承嗣以爲妖而戮之。天

下有舞馬。由此絕矣。樵曰：禍之與福，命也。遇與不遇時也。命之與時，禍福會違者。幸不幸在其間也。是馬也。當明皇之時，衣執綺，被鈴鐸，論其身之所享，可不謂之福乎？謂其見貴於時，可不謂之遇乎？不幸一旦失之於廝役之手，而篋楚遽苦其體，可謂不遇也。既而欲求免於篋楚，愈竭其能，而反爲不知己者戮之，可謂禍矣。莊叟又嘗稱禍福相倚伏，誠哉是言也。嗚呼！馬之遇時則受其福，及夫不爲人之所知，則身被其禍。士之處世，豈不然哉？仲於知己，屈於不知己，遇與不遇，乃時命也。漁曰：張君房好誌怪異，嘗記一人，劍州男子李忠者，因病而化爲虎也。忠既病久，而其子市藥歸，乃省其父，忠視其子，朶頤而涎出，子訝而視，父乃虎也。急走而出，與母弟返閉其室，旋聞哮吼之聲，穴壁而窺之，乃真虎也。悲哉！忠受氣爲人，俄然化之爲獸，事有所不可審其來也。觀其涎流于舌，欲啖其子，豈人之所爲乎？得非忠也久畜慘毒，狼暴之心而然耶？內積貪恠吞噬之志而然耶？素有傷生害物之繇而然耶？居常恃凶悖，恣殘忍，發於所觸而然耶？周旋宛轉，思之不得。樵曰：有旨哉！釋氏有陰騭報應之說，常戒人動念以招因果。若已向所述之事，遂失人身而托質於虎，是釋氏之論勝矣。子知之乎？昂昂然擅威福，恣暴亂，毒流於人之骨髓，而禍延於人之宗族者，此形雖未化而心已虎矣。傾人於溝壑，以狗己之私意，非虎哉？剝人之膏血，以充無名之淫費，非虎哉？使人父子兄弟，夫妻男女，不能相保，而駭骨狼藉于郊野，非虎哉？吾故曰：形雖未化而心已虎矣。於戲！以仁恩育物，豈欲爲是哉？然而不能使爲之者，自絕於世，又何足怪也。漁曰：唐末有宜春人王穀者，以歌詩擅名於時，嘗作玉樹曲，略云：碧月夜，瓊樓春，連舌冷，冷詞調新。當時狎客盡豐祿，直諫犯顏無一

人歌未闕。晉王劍上黏腥血。君臣猶在醉鄉中。一面已無陳日月。此詞大播於人口。較未第時。嘗於市廛中。忽見有同人被無賴輩毆擊。殺前救之。揚聲曰。莫無禮。識吾否。吾便解道君臣猶在醉鄉中。一面已無陳日月者。無賴輩聞之。斂恥慚謝而退。噫。無賴者乃小人也。能爲此等事。亦可重也。方其倚力恃勢。勃然以發凶暴之氣。將行毆擊。視其死且無悔矣。及一聞名人。則慚謝之色形於外。斯亦難矣。有改悔之恥。向善之心。安得不謂之君子哉。樵曰。此亦一端也。古今富於詞筆者。不爲不多矣。然或終身憔悴而不遇士大夫。雖聞之亦未嘗出一言以稱之。況有服膺樂善之心哉。以此知其無賴者。迹雖小人。而其心有愈於君子之所存也。又豈知迹雖君子。而其心不有愈於小人之所存哉。漁曰。裴頠傳奇。嘗記一事甚怪者云。有唐魏博大將聶鋒。有女方十歲。名隱娘。忽一日爲乞丐尼竊去。父母不知其所向。但日夜悲泣嘆思而已。後五年。尼輒送隱娘還。告鋒曰。教已成矣。卻領取。尼亦遂亡矣。父母且驚且喜。乃詢其所學之事。隱娘云。攜我至一岩洞中。與我藥一粒服之。便令持一寶劍。教之以習擊刺之法。一年後。刺猿猴如飛。刺虎豹如無物。三年。漸能飛騰。以刺鷹隼。四年。挈我於都市中。每指其人。則必數其過惡。曰。爲我取其首來。某應聲而首已至矣。自此日往。都市中刺人之首。置於大囊中而歸。卽時以藥消之爲水。後五年。忽曰。大僚某人者。罪已貫盈。欺君罔民。殘賊忠良。爲國之害。故已甚矣。今夜爲我取其首來。隱娘承命而往。伏於大僚居室之梁上。移時方持其首至。尼大怒曰。何太晚如是。隱娘再拜云。爲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。未欲下手。尼叱之曰。已後遇此輩。先斷其所愛。然後決之。隱娘拜謝。尼曰。汝術已成。可歸。遂還家。父母聞其語甚怪。

但畏懼而終不敢詰。亦不敢禁其所爲。後至陳許節帥之事。尤更怪異。噫。吾聞劍俠世有之矣。然以女子柔弱之質。而能持刃以決凶人之首。非以有神術所資。惡能是哉。樵曰。隱娘之所學。非常人之能教也。學之既精。而又善用其術。世有險詖邪惡者。輒決去其首。亦一家之正也。嗟乎。據重位厚祿。造惡不悛。以結人怨者。不可不畏隱娘之事也。及尼之戒曰。須先斷其所愛。然後決之。是欲奸凶之人。絕嗣於世。尙恐流毒餘及於後。深可懼也。漁曰。長慶中有處士馬拯。與山人馬紹。相會于衡山祝融峰之精舍。見一老僧。古貌龐眉。體甚魁梧。舉止言語。殊亦朴野。得拯來甚喜。及倩拯之僕。持錢往山下市少鹽酪。俄亦不知老僧之所向。因馬紹繼至。乃云在路逢見一虎食一僕。食訖。卽脫斑衣而衣禪衲。熟視乃一老僧也。拯詰其服色。乃知己之僕也。拯大懼。及老僧歸。紹謂拯曰。食僕之虎。乃此僧也。拯視僧之口吻。尙有餘血殷然。二人相顧而駭懼。乃默爲之計。因給其僧云。寺井有怪物。可同往觀之。僧方窺井。二人併力推入井中。僧遂乃變虎形也。於是壓之以巨石。而虎斃於井。二人者急趨以圖歸計。值日已薄暮。遇一獵者。張機於道旁。而居棚之上。謂二人曰。山下尙遠。羣虎方暴。何不且止於棚上。二人悸慄。相與攀援而上。寄宿于棚。及昏暝。忽見數十人過。或僧或道。或丈夫。或婦女。有歌吟者。有戲舞者。俄至張機所。衆皆大怒曰。早來已被二賊殺我禪師。今方追捕。次又敢有人張我將軍。遂發機而去。二人聞其語。遂詰獵者。彼衆何人也。獵者曰。此佞鬼也。乃疇昔嘗爲虎食之人。既已鬼矣。遂爲虎之役使。以屬前道。二人遽請獵者再張機。方畢。有一虎哮吼而至。足方觸機。箭發貫心而踣。遂巡向之。諸佞鬼奔走卻回。俯伏虎之前。號哭甚哀曰。誰人又殺我。

將軍也。二人者乃厲聲叱之曰：汝輩真所謂無知下鬼也。生既爲虎之食，死又爲虎之役，使今幸而虎之斃，又從而哀號之，何其不自疚之如此邪？忽有一鬼答之曰：某等性命既爲虎之所食啗，固當拊心刻志以報冤。今又左右前後以助其殘暴，誠可愧恥而甘受責矣。然終不知所謂禪師將軍者乃虎也。悲哉！人之愚惑已至於此乎？近死而心不知其非，宜乎沈沒於下鬼也。樵曰：舉世有不爲佞鬼者幾希矣。苟於進取以速利祿，吮疽舐痔無所不爲者，非佞鬼歟？巧詐百端，甘爲人之鷹犬，以備指呼馳奸走僞，惟恐後於他人，始未得之，俛首卑辭，態有餘於妾婦；及既得之，尙未離於咫尺，張皇誕傲，陰縱毒螫，遽然起殘人害物之勢，一旦失職，既敗乃事，則愴惶竄逐，不知死所，然終不悟其所使，往往尙懷悲感之意，失內疚之責，嗚呼哀哉！非佞鬼歟？漁曰：李義山賦三怪物，述其情狀，真所謂得體物之精要也。其一物曰：臣姓拊狐氏，帝名臣曰巧彰，字臣曰九尾，而官臣爲佞魑焉。佞魑之狀，領佩丰一作濞手貫風輪，其能以鳥爲鶴，以鼠爲虎，以蚩尤爲誠臣，以共工爲賢王，以夏姬爲廉，以祝鮀爲魯，誦節義於寒泥，贊韶曼於嬖姆。其一物曰：臣姓潛弩氏，帝名臣曰攜人，字臣曰銜骨，而官臣爲譏醜。譏醜之狀，能使親爲疎，同爲殊，使父膾其子，妻羹其夫，又持一物，狀若豐石，得人一惡，乃鑄乃刻，又持一物，大如長簪，得人一善，掃掠蓋蔽，詔啼僞泣，以就其事。其一物曰：臣姓狼貪氏，帝名臣曰欲得，字臣曰善覆，而官臣爲貪魃。貪魃之狀，頂有千眼，亦有千口，鼠牙蠶喙，通臂衆手，常居于倉，亦居于囊，頰鉤骨，環聯琅璫，或時敗累，囚于牢狴，拳梏屢校，藁棘死灰，僥倖得釋，他日復爲嗚呼義山狀物之怪，可謂中時病矣。樵曰：然夫怪物之爲害，充塞於道路矣，何所遇

而非怪也。傳聲接響，更相出沒，拮據人之陰私，窺伺人之間隙，羅織描畫，惟恐刺骨之不深，非怪物之爲害乎？殊不知此亦豕獮之義也，何足以怪而自恃哉？